

敢觀 舞台

再論音樂展演空間

中環BACKSTAGE 台北LEGACY 香港春浪音樂節

上回談到，二〇一三年的五、六月是音樂初夏，原來七月才是音樂盛夏。從香港到台北再回到原點，一切這麼遠那麼近。音樂空間在「一票難求的紅館」之外，還有各種美好的綻放。

文：梁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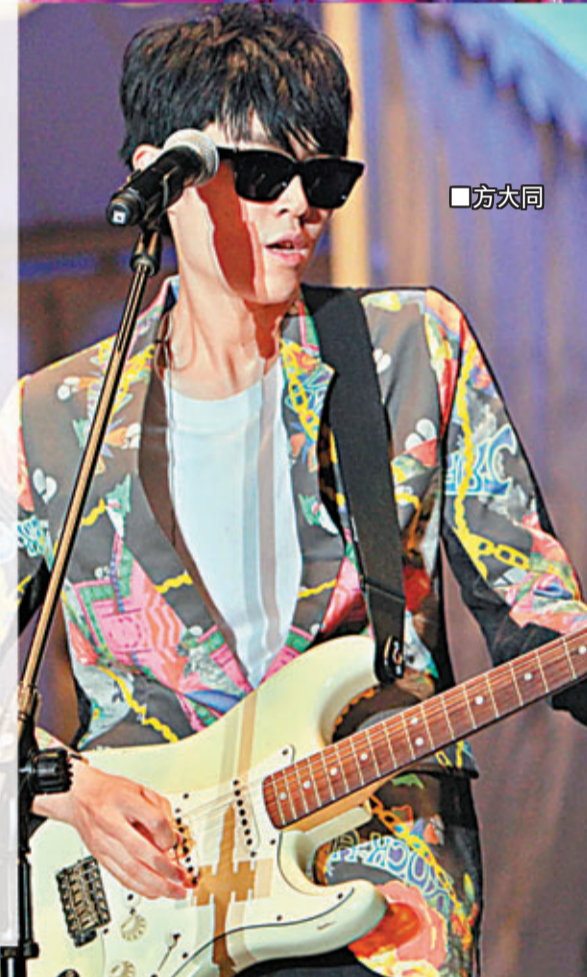
蕭敬騰



陳綺貞



陳珊妮



方大同

音樂沙龍的身體想像

7月13日，《what》生活文化誌在中環Backstage Live Restaurant舉辦名為「一身」的音樂沙龍。在填詞人周耀輝及唱作人馮穎琪眾多作品中，大會精選出13首描繪身體情色的歌曲，以音樂表現出各種不同的身體意象，故名「一身」音樂沙龍。甫踏進音樂沙龍，觥籌交錯的歡聚驟變黑暗，由多位女歌者的一身素白，憑聲音重新演繹、形塑出種種的身體故事。Yoroko Chan、陳蕾、袁梓清、鄧小巧、馮穎琪先後充當身體導遊，一口氣暢遊〈弱水三千〉、〈黑房〉、〈色盲〉、〈雌雄同體〉、〈密室裡的絲襪〉、〈Stranger Under My Skin〉、〈彳亍〉等景點，帶領聽者重新思考與身體之間的關係。

「一身」音樂沙龍作為一次對於身體想像的實驗，固然與文化雜誌的「身體自主」主題密不可分；我更關注的，其實是Backstage Live Restaurant的空間感，為音樂沙龍所開拓的另類空間。恰恰因為大概容納一百人左右的Backstage，一直在做類似音樂教育的工作，讓大眾知道live house可以是這樣的，不同類型的音樂是那樣的，「一身」音樂沙龍才如此順理成章，能夠提供多種角度或者想像，啟發大家去重新審視自己的肉身皮囊。女歌者對唱身體歌，黑絲襪也不妨變身一首歌的主角。當音樂沙龍號召大家找回身體及生命的獨特性、擺脫社會上各種意識形態對身體加設的各種限制，我們對於音樂空間亦應如此，真實香港有的Hidden Agenda還有唐三。紅館以外，原來有着許多可能性。

擺脫限制的音樂演繹

香港表演空間嚴重缺乏，我經常拿來比對的台灣live house個案LEGACY，即台北音樂傳記，就是近十載發展得相當具特色的音樂表演空間。前身是酒廠的華山，情況有點像油麻地果欄，既是古蹟亦同樣佔據了市區極佳位置。7月訪台，順道看了LEGACY的《生日快樂陳珊妮》和《張震嶽我是海雅谷嘉慕live tour》。LEGACY基本容納觀眾約650人，全站位可以到1200人，場地採取較為像小劇場、自由調度的感覺，如陳珊妮的單面台和張震嶽的四面台，即使只有一天的搭台空檔，亦完全可以從容調整。這種小場地又特別適合創作歌手，配合現場樂隊、唱Live的基本原則。即使經濟效益不一樣，從內容到形式都較少限制的LEGACY，很快便營造出與大場地不一樣的表演氣息。像陳珊妮、張震嶽他們來演出，可以完全擺脫小巨蛋、香港紅館的成規，從唱人數沉澱到唱氛圍，也就是從量到質不同層次的演繹。

當然，台灣live house也有不同光譜的排列，LEGACY與大小河岸、THE WALL，甚至較早前頗具爭議的地下社會，各領風騷。「地下社會」成立於1996年，店名來由南

斯拉夫導演Emir Kusturica的《地下社會》。地下社會對樂迷來說，一直都要聽好音樂的最佳去處；對樂團來說，更是表演、喝酒、聊音樂的勝地，容納人數約80-100人。許多知名樂團早期皆在此發跡，包括五月天、糯米糍等。較早前「地下社會」，受制於商業及消防法規，被要求於7月14日前限期改善，地下社會決定當天熄燈，消息一出即引起搖滾樂迷的不捨與惋惜。因此，從最早的人狗螞蟻、Scum，到地下社會、河岸留言、華山LEGACY，已成為台灣新世代的音樂成長經歷。

露天音樂節突擊香港

鏡頭一轉，回到香港，剛於7月27日於西九海濱長廊舉行《香港春浪音樂節》，參照近年瘋傳香港的外地音樂節風，乾脆挪來台灣墾丁《春浪音樂節》的概念，於炎夏大衝音樂春浪。雖然香港春浪由於場地安排不善，結束後惹來二十宗罪之嘆，然而，觀乎台灣音樂節/祭的盛世，西九彷彿正好提供香港戶外最大音樂的展演空間。在台灣墾丁，每年4月均有兩大音樂活動，其一是以大型唱片公司所組成的春天吶喊音樂祭，另外則是以非唱片公司形態為主的獨立音樂、歌手、團體所組成的墾丁音樂祭。這兩大祭，皆把音樂愛好者集合到墾丁，並發展成台灣最令期待的原創音樂藝術祭。而西九的《香港春浪音樂節》便可謂是一次頗具實驗性的搬演。

較早前的《呼叫音樂節》，以九展匯星為主場館，無時間感的室內空間與戶外演出大相逕庭。西九則有多年香港最大型露天音樂節Clockenflap駐紮的經驗，去年更出現《文藝復興音樂節》和《自由野》。本年度的《香港春浪音樂節》，延續了「西九破萬人」的基本數字，捲來清一色全華語歌手的露天音樂節巨浪。家家、MCHOTDOG、張震嶽、方大同、陳綺貞、蕭敬騰，分別展示從城市人到原住民、金曲獎最佳男歌手到嘻哈歌手、創作才子到文青女神的種種華語流行音樂面貌。

我不知道唱慣墾丁南灣的歌手們，對着維港兩岸高樓大廈唱着自己的歌，作何感想，台下曾經抱怨「室內《呼叫音樂節》困着觀眾」的我，在暴雨中不斷聽後排一對母子，絮絮談論着西九開唱和紅館騷的孰優孰劣。這一刻我忽爾明白，主辦方的現場安排和天氣問題自然是關鍵，觀眾作為音樂節持份者的心態，亦有待調整。因為嚴重超時而縮短的表演背後，夾雜着露天音樂節種種破壞元素的迸發。我們對聽賞音樂的想像，亦老早應超越紅館伊館。正如英國格拉斯頓伯里當代代表藝術節，從1970年代舉辦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露天音樂節，今年更會有十三萬觀眾參加。難道十三萬人都愛日曬雨淋？實情是，露天音樂節是讓大家都來過節的。實情是，音樂沙龍、live house也好，萬人音樂節也罷，那一切都是想像力的突襲——從下午、黃昏到天黑，我們在唱歌。

《狐狸小晶》：還可以再疼痛一些

《狐狸小晶》是部見名知義的作品，它在朝陽文化館9劇場的演出吸引了一票話劇愛好者的觀眾，抱着觀賞一個狐狸精的期望來看這部劇的人恐怕要失望了，因為劇中的晶晶和《大話西遊》中的晶晶一樣，是個外形清純、心思純樸、敢愛敢恨的女子。



這麼形容一個在社會上被稱為「小三」的女人，會不會引眾怒？理論上是會的。事實上也，在《狐狸小晶》公演後，網上有聲音在批評它「三觀不正」、「為小三正名」，這實在是在高看了這個角色的感染力，晶晶在劇中雖然台詞不少，是絕對的第一女主角，但在整個戲劇的結構裡，她只是一個配角，這部戲的主要功能也不是為觀眾提供批評的標靶，因為，它所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喜感表明：這不過是一部再普通不過的商業娛樂劇而已。

如果說《狐狸小晶》的主線故事是三個綁匪，這會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吧。實際上它真正的主角真的是那三個綁匪，它的劇名改為《三個笨蛋綁匪》或更合適。三個綁匪裡，一個是烤羊肉串的，一個是收破爛的，一個是小區保安，他們合伙蒙面綁架了小區裡的女住戶晶晶，居然因為烤羊肉串的手沒洗乾淨，而被綁架對象聞出來，由此你會知道，這個故事有多搞笑。

出品方有意或無意地隱瞞三個綁匪如此搶戲，大約是覺得，還是戲裡的情感衝突比較能吸引觀眾，而且容易讓它成為話題劇，但

觀眾哪裡管那麼多？三個性情天真、善良中帶點可愛，甚至差點被晶晶收為小弟的綁匪，早已讓觀眾笑得前仰後翻，誰還有心情去分析正室和小三間甚麼么蛾子？比起現實存在的種種鬧劇，《狐狸小晶》所表現的情感糾葛，實在有些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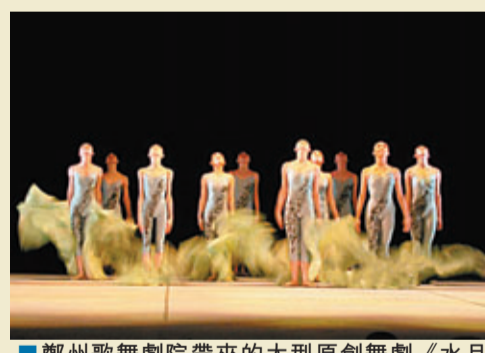
其實《狐狸小晶》可以再疼一些、再痛一些，別讓觀眾只帶着滿足的笑聲走，順便帶走一點酸楚、不安該有多好？「男人有錢就變壞」這樣的永恒主題，是不是可以不讓它變成真理？上市公司董事長田先生，可不可以不在綁匪的「威脅」下，做出觀眾連腦子都不動就能想到的選擇？晶晶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清純如同一張白紙？田太太可不可以在此如此霸氣的外表下藏着一顆如此經不起風浪的心……《狐狸小晶》可以往下深挖三千里，可它只挖了三尺就止步了，如此這般被批評，它實在有些冤枉。

把它當作一部娛樂性很強的話劇來看，《狐狸小晶》在情節上的環環相扣，看得出主創還是用了心思，在綁與不綁之間，在綁誰與不綁誰之間，每隔十來分鐘事件就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變化，而且還是合情合理的，這很難得，故事編圓了，觀眾就容易滿足，容易滿足的觀眾就不會去琢磨故事的核心究竟是甚麼。反正我的眼裡只有綁匪沒有晶晶，綁匪的命運比晶晶的命運更讓人關心。如果非得給這部戲的價值觀找一個毛病的話，那麼只能說那個上市公司董事長田先生真混蛋。

文：韓浩月

與世界共舞 舞蹈團隊匯聚新疆

為期17天的第三屆中國新疆國際民族舞蹈節日前熱烈展開，每天在各大劇院輪番獻演的一場場美輪美奐、精彩紛呈的舞蹈劇目讓這個城市激情澎湃。今年七月，遙遠的邊城因為這些美妙絕倫的舞蹈成為藝術的中心。



鄭州歌舞劇院帶來的大型原創舞劇《水月洛神》。



澳門演藝學院青年舞蹈團的《舞—MACAU》演出。

本屆舞蹈節上，來自比利時、格魯吉亞、德國、俄羅斯、西班牙、韓國、毛里求斯和中國澳門等國家和地區的12個優秀舞蹈表演團體，以及來自內地的十多個藝術團體匯聚在新疆，獻上66場優秀的劇目。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舞蹈狂歡、藝術盛宴，東西方文化在這裡碰撞交融。新疆一直與世界保持着密切的交流，新疆各民族從世界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營養。

正如文化部長、第三屆中國新疆國際民族舞蹈節組委會名譽主任蔡武在開幕式所說，中國新疆國際民族舞蹈節，是中國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展示多姿多

彩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是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團結的有效載體和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開放平台。

以高水準和國際化的節目為基礎，新疆國際民族舞蹈節已經形成了一個品牌。澳門演藝學院青年舞蹈團帶來的《舞—MACAU》、鄭州歌舞劇院帶來的《水月洛神》、俄羅斯新西伯利亞國立模範歌劇芭蕾舞劇院帶來的《胡桃夾子》等優秀劇目在新疆掀起熱潮。

許多演出團體都是該國知名或具特色的團隊，許多演出節目都在國內乃至國際上享有盛譽。這些精品劇目千里迢迢

來到新疆，來到這座距離海洋最遙遠的城市。一個個高質量的節目打造了舞蹈節這個品牌，新疆國際民族舞蹈節已成為承載新疆人精神需求的重量級節日，歌舞之鄉名不虛傳。

此次舉辦的舞蹈節就是一次新疆舞蹈與世界舞蹈藝術對話的契機，既有喚醒新疆各族人民開放包容的文化觀，又可以建立文化的向心力和影響力。舞蹈節這個平台，能夠吸引周邊國家的群眾關注中國文化，提升中國文化對外的影響力。

文：記者 李夢莉、實習記者 劉嘉奕

藝訊

張重雪被委任為胡琴首席

香港中樂團早前宣佈，張重雪將於今年9月1日起出任樂團新設立的胡琴首席職位。該職位負責胡琴聲部的演奏、音準、弓法和音色協調，有助提升整個拉弦樂組的藝術水平。

張重雪通過考核過程的六項內容，包括：撰寫建議書、演奏指定曲目、參與二胡視奏評核、自選四首樂曲演奏、指導胡琴聲部排練，及最終的面試。經過六項考核評核後，評審團選出分數最高的張重雪，出任胡琴首席。

小提琴家文薇登陸青城

「鄧中白雪，清耳悅心」文薇小提琴、鋼琴音樂會將於8月9日登陸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保利烏爾恰特劇院，為廣大青城人民帶來一場音樂盛宴。

據了解，作為小提琴獨奏家，文薇經常與許多優秀的樂隊合作。文薇曾受加拿大政府邀請，成為唯一一個於2010年冬奧會期間在溫哥華舉辦個人音樂會的華人音樂家。作為中國首支以花腔女高音結合小提琴的時尚跨界組合「一朵薔薇」的成員，文薇和陳小朵致力於推廣具年輕一代音樂家想法的新古典音樂。

文：實習記者 陳璐